

吴放文集

又一个CND华夏文库 站点

抗日史诗国画长卷《浩气长流》（下·续） 国画的诞生：画事点滴（一）

发表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 由 吴放

如果说，《浩气长流》国画是一幅前无古人的巨制，《浩气长流》创作团队是一群后无来者的义士，那么，《浩气长流》诞生的过程，即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传奇。未来的某一天，若我有幸得站于真卷脚下仰望，在喟叹感怀之际，断不可忘却这长卷背后的点点滴滴.....

关于《浩气长流》成长中的八年故事，我所知甚少。我能做的，只有从浩瀚的大海里掬一捧浪花，从打捞沉船的那三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择几个片段，与关心抗战史实、关注长卷的读者朋友们共享。

【本节文字内容均摘录编辑自韩子渝先生的《国画的诞生》一书，图片来自《浩气长流》画册及DVD。特在此向韩子渝先生和王康先生致谢！】

韩子渝，作家，诗人，教育家，《浩》画中坚人士。以其德望才名为《浩》画提供起初资金、五载庇护场所；35万言太史笔法与欧苏章句，为《浩》画记忆存史；以其慧眼卓识，为《浩》画摄影作证；以其灵性激情为《浩》画平添意趣。



1. 画场——震撼人心的行为艺术

《浩气长流》千米长卷，非于任何一间画室都可完成，它需要一个前未有之的巨大画场。

王康的陪都文化公司所驻融信大厦是长松集团的房地产，老席清楚大厦第九层暂时空置，有1000多平方米，只是一个毛坯楼层，尚未装修。他建议老康向长松集团董事长张松借来作画场用。果然，老康一说，张松便满口答应了，还主动派人按老康的要求作简单分隔装修，材料费、工时费都不要老康出——张松知道老康该做什么，自己该做什么。



2005年4月底，张松队伍的装修工程基本告竣。

整整一层约1000平米清水房，先隔出一间20平米的会议室；又按东、南、西、北四个朝向隔成四间大画场；每间画场统一在内侧搭出一壁2.5米高的架式画板，四间画场的画板连起来足足有100米长（开笔几个月后又有加长）；画板顶端每隔2米安装一盏日光灯，画板地面铺上塑料布。装修后的格局有了画场的味儿，王康和大家稍稍松了口气。

没过几天，情况又起了变化。王康与策划人员和画家反复商议，决定延展画面。延展画面，就意味着要增加绘画工作面，增加画架画板。怎么办？策划组不好意思再去麻烦张松，王康无奈找到了大哥王真。

这年60岁的王真，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道桥专业。1968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已经报到了几天，林区却以家庭有问题不宜在此工作把他退回哈尔滨；回到学校，校方不予接待，走投无路的王真只有再次回到大兴安岭，仍然不予接收；最后王真是刺破指头，写下血书，保证自己有了问题甘愿遭受枪毙，方才留在了大兴安岭筑路队。他在那里筑过路，放过牛，牧过马，付出过自己最大的热情和一生的青春，也遭受过最刻骨铭心的人格侮辱和批判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王真先后在大兴安岭林区设计院、重庆建工局职工大学、重庆市政公司、上海市政建筑系统担任过技术员、讲师、施工队长、技术科长，组织实施过一系列路桥改造和工程建设，具有丰富的工程施工经验。退休前王真是上海市闵行区市政建设总公司副总工程师，闵行区人大常委，民革上海市候补委员。在极左思潮肆虐中国几十年中，王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奋斗，锻炼出了超凡的意志品质和办事能力。

而现在，王康正是需要王真来排忧解难。

面对空荡荡的画场和资金短缺的公司，王真已经很能体察弟弟王康的一番侠肝义胆。需要的东西都没有，怎么能让画家们进场后就挥洒自如，画出作品呢？而要初具条件，添置桌、椅、台、梯，弟弟王康早已经把安葬父母的三万元垫进了公司的日常开销中，公司财务，早已捉襟见肘。

不爱言语的王真二话没说，先从自己家里搬来两套玻璃茶几，两台饮水器，1台窗式空调，1台冰箱和30根凳子。

想到江碧波教授年龄大了，需要休息，王真把家中的一张长沙发也搬来，放在江教授的画场。

又过了几天，需要购买材料制作画台、画桌，陪都公司却没有钱，王真把自己的5万元退休金给公司抱来了。他只知道，弟弟王康是叫自己来做事的，事情做不走，总不能又推给他呀！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也得把事推起走。

王真找“棒棒”，也用心选择。他挑吃苦耐劳、一专多能的，只有一样手艺还不成。在王真的带动下，“棒棒”做事积极主动，做啥像啥。

王真买来几百根木方和100张石膏板，又在四个画场的外侧做了四壁架式画板，延展了工作面。为了方便画家面对2米多高的画板绘画自如，王真、苟文级和王强、王土火又共同设计制成四张画梯，画梯有三阶平台，既可作梯步，又可放文具书籍，还安装有轮子，两百斤重的家伙，可以四处移动；又做了20张2米×1米、70公分高的画桌，可合可分，放置书物，开会用餐，使用十分方便；还制作长凳、会议桌、物品柜、颜料桌、投影机桌，以供时用。

几个40多岁的“棒棒”，既当木工，又学电工，还做打杂活，到后来，双方都满意，“棒棒”接着做了几个月。他们说，有两个见闻“一辈子都忘不了”：一是中国发生过抗日战争，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说过，更不知还死了那么几百万军人，将军都死了两百个，更不知道国民党、蒋介石还抗过日；再一个是看见教授画家在这里画画，还有从北京、新疆专门来的老师，不拿工资也在这里画，废寝忘食，还抢时抢工，画家包括江教授半夜还在画，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2005年6月1日，国画开笔的日子。王康带着大家走进画场。

这是怎样的一处画场！

1000多平方米的整整一层楼，被巨大木工板隔成四间大小不等、各呈方形的房间，每个房间变成了300平方米的大画场。每间画场的外侧面临这座融信大厦的平台，平台与画场只半墙之隔，因而采光极好。画场的内、外侧依墙一溜搭建高达三米的画板。画板贴毡，毡布覆宣纸，画板顶端吊挂日光灯，画板底下铺塑料布，画场的中央用桌子拼接的工作台，堆满了绘画工具、策划文案和各种资料。画家要用的画台、画梯、画几摆放在墙角。

大家走进画场的时候，室内缓缓响起了悲壮、激昂的抗战乐曲。众人顺着几间画场看去，每间画场壁上都有抗战歌曲，都有标语口号，都有策划的细节，都有回顾的视点。空气中没有炮火，却有谨严；没有硝烟，已有气韵。画家们将在这样的空间，完成那样的一幅巨制。有人说了一句：这是从未有过的画场！是的，不要说画出这样一幅巨型大画，就是布置出这样大的系列画场，也是行为艺术中足撼人心的一件大事！

[[Show picture list](#)]



数月后，当香港《凤凰周刊》的主编邓康延见到画场、听到抗战歌曲、更见到了已经站上四壁的人物画像，他惊叹说：“创作者们和已跃然纸上的被创作者们，似乎都在悲怆与雄浑中前行。”“这是国殇的深处，却又是国威的源头。”

创作团队的许多次策划会议，也是在这个空间里举行的。这个集开会、祭祀、唱抗战歌曲、绘画为一处的画场，必将如巨卷一样，成为又一个传奇。

[[Show picture list](#)]



2. 祭祀礼仪

在《浩气长流》画册开卷处，印有这样几行小字：

“上苍和历史假手我们，绘制斯幅长卷，并将它及其前因后果编纂成册，历时八载春秋，与抗战岁月等久长。
.....

当您开启这本厚重的图册时，您便临近一座祭坛，一声招魂，一次升华；当您阖上最后一页之时，便是您会通天地、往来沧桑而臻于不朽之日。

我们曾焚香燃烛、清酒馨肴，愿您也有此情怀与仪式——对此需要终身鉴藏、披览并传诸子孙的名山之作.....”

焚香燃烛，清酒馨肴，躬行敬拜，追远慎终。祭祀，是《浩气长流》团队经常要举行的仪式。在描绘长卷的八年中，每逢重要的日子——抗战纪念日、将领们的牺牲日、新画卷开笔——画家团队都要焚香祭奠明志，以庄严的仪式来表达其无比虔诚之心。

说起来，《浩气长流》长卷最初的设想，便是成形于王康团队的一次出行，一次庄严的拜谒与祭奠。

2005年1月18日，王康、欧治渝、席庆生等一行七人，挤进一辆韩子渝借来的面包车，揣着张莉生捐赠的5000元钱，驱车前往湖南衡山，直奔忠烈祠。

一月衡山，颇有寒意；一山阴雨，林峦迷蒙。

衡山古称“南岳”，有“五岳独秀”之誉。王康一行，车过灵芝泉，公路盘纡，林木浓郁，雨气氤润，气象顿时幽深起来。

忠烈祠大门是一列三孔拱门牌坊，墙体用花岗石整方砌成，中拱的挑檐下，嵌有汉白玉，竖额，上镌“南岳忠烈祠”五字，据传为薛岳所书。



进入正门为宽阔大广场，正在岿然矗立有”7·7”纪念碑，这是五颗梅花状朝天石雕枪弹造型。碑基上，象征武力御侮的“炮弹”，直指苍穹。岁月风尘，连绵雨水，将弹尖染成黑色，弹体却呈灰黄。两色相衬，赫然醒目。

徘徊碑下，小陈轻声对老席说，好像仍听见人声弹音，响在耳旁。

广场满敷草坪，界出行道，走过炮弹形纪念碑，便是纪念堂和安亭战役纪念亭。亭边，两排百米长的坡路石道，直通高处忠烈祠享堂。祠宇两旁，随形就势，辟为烈士公墓区，分将、校、尉三级，墓道相连。

王康领着大家一路缓步，拾级而登，静息瞻视这一片古老林相，深邃环境，起伏峰峦，潺湲溪涧，心中暗暗祈祷长眠于斯的英烈忠魂。欧治渝慢行队中，一石一碑一物一迹，更是看得格外小心，他已经感觉，这里分明已有他画中的东西，丢了可惜！



八年抗战，中国军人与日军进行的大小战役，无以数计。中国军队所付出的牺牲，极为惨重。战后统计，伤亡700多万，其中为国捐躯将士约340万，阵亡将级军官竟达200多位，为中外战史所未有。

南岳忠烈祠所设阵亡将士祭祀神位涉及战役有第19集团军刘行、罗店战役、蕴藻洋泾战役；第一战区兰封会战、平汉线战役；第三战区小南翔广福战役、苏州无锡战役、广德芜湖战役、1938年春季苏皖浙战役；第九战区南浔北段战役、万家岭战役、南浔线南段各战役、1939年春季扫荡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扫荡战役、1940年交通破坏战役、1940年扫荡各战役、上高会战、赣东会战、高安战役。

每次战役，至为惨烈，确是惊天地、泣鬼神。刘役罗店战役可见淞沪会战其貌。1937年8月23日，日军第3、第6、第11、第13师团，在松井石根司令官率领下，强行登陆川沙、吴淞口、向宝山、月浦、刘行、罗店一线进犯。我第十九集团总司令薛岳设总部于安亭，与敌对抗，“硝烟起前，弹雨纷集”，日军凭借海空优势，轮番冲扑，我军寸土不让，奋死反击，阵地犬牙交错，你围我，我又围你，你再围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双方诅咒这块地方是“血肉磨坊”，激战月余，我军牺牲过半，只有撤出罗店。

欧治渝实地实境翻读历史，他仿佛真真看到了：各个抗日战场上，中国士兵舍生忘死，奋勇御敌，无奈装备欠佳，无法抵挡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凶残日寇。战场上硝烟弥漫，袍泽血肉横飞，尸体枕藉。中国军队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整军成建制地慷慨赴死，殒身殉国。

1938年10月底，广州、武汉上继失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要机关和第九战区司令移驻长沙。11月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首次提及收埋烈士忠骸的事情。1939年底，国民政府公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碑坊办法大纲》和《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1940年，湖南省主席薛岳、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等军政要员组成“湖南省建筑南岳忠烈祠筹备委员会”，踏勘衡山，寻找奠茔。

1940年9月10日，农历庚辰八月初九丙辰，南岳忠烈祠第一期工程破土动工，1941年10月，工程完工。11月5日第

二期工程赓即上马，1943年6月，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忠烈祠营建极为艰辛，工程用费甚巨。施工期间，战事频仍，山体坍滑，加之物价波动，工人屡散屡聚，冬季又遭风雪侵虐，工期一再受阻，营造之难，苦不堪言。最后各方勉力，终至大功告竣。

1943年7月7日，南岳忠烈祠落成行典。这天清晨，南岳街头，商栈家居，千门万户，遍插“青天白日满地红”。门首小旗，高楼大旗，迎风招展，俨然一个立体国旗世界。这天恰逢南岳墟集，一大早四方乡民前来“赶场”，一路上各界人士汇聚，摩肩接踵，浩浩荡荡；救亡歌声，山传谷应。忠烈祠广场中、石阶上、享堂内外，到处是男女老少，气氛庄严肃穆。十时许，落成祭奠开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恭读祭文，并郑重宣布：“抗战以来，各忠烈将士，即日入祠，岁时祭祀。”他指着“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说：“抗战还要进行，牺牲再所难免。这总神位，特为今后为国捐躯忠灵而设，千秋万代，血食无替！”

王康一行还听说了忠烈祠的两段旧事。

其一，1944年3月，南岳沦陷敌手，清晨一小队日军窜到忠烈祠里，砸烂纪念堂门窗。鬼子小队长端起“三八式”，对着忠烈祠匾，“啪啪啪”就是几枪。枪响过去，山鸣谷应，“啪啪”声此伏彼起，鬼子以为中了埋伏，吓得拔腿就跑。鬼子小队长一脚踩空，摔得头破血流。

其二，1952年，湖南省有关单位指示，“清除”南岳“反动遗迹”，南岳管理局不敢怠慢，赶紧组织民工前往忠烈祠进行清除。到了1966年，“文革”浩劫降临中华大地，在衡山，南岳忠烈祠首当其冲。1966年9月3日，红卫兵开进南岳，忠烈祠宇和烈士公墓，到处残碑狼籍，棺槨横裂。1953年的凿毁题刻，1966年的挖毁墓葬。日军办不到的事中国同胞自己做了。更有附近村民，有的竟将自己的亲属遗骸，放进忠烈茔穴，有的竟明目张胆运回断碣残碑，搭建私家的墓葬畜圈。

淅沥冬雨里，王康一行听过了南岳忠烈祠的天壤之历，漠然而视，怅然无语。望着踞于高处、静卧衡岳、横陈天宇的忠烈祠享堂，他们抬动冷硬的双脚，向上登去。

王康，这个抗战英烈的孝子贤孙，这个民间有思想的家伙，此刻，带着他这一帮专程来此朝圣的朋友同仁，清心静气，在总神位前，一拜再拜.....然后，顺着碑刻，一座又一座的端详、细读。很久很久，他们才踱出大门，又一次伫立在享堂“忠烈祠”匾下的前庭上。



这就是南岳忠烈祠！

这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靖国神社！

整座忠烈祠守坐北朝南，依山就势，前低后高，顺势布局。南北纵长320米，东西宽达70米，占地33亩，合2万多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列牌坊、“七·七”纪念碑、纪念堂、纪念亭和享堂五大建筑，共882平方米。

众人循阶向下望去，十层平台之间的绿茵地带，常青植物嵌植出“民族先烈千古”六个大字，每字五米见方，硕大刚毅，吸精吐华，横陈天宇之下。

“正气磅礴，天地同流，渊渟岳峙，俎豆千秋！”王康默识着方才读到的何应钦的祭铭，胸襟鼓荡而起的，是先贤襟抱的同族同种同文同化同心同德同天共地的浩然正气！

一幅大画在王康心中延伸！

自那时起，祭祀英烈，便成了长卷创作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项礼仪。

[\[Show picture list\]](#)



3. 千古第一裱

长卷渐渐成形，王强和席庆生心里便琢磨一件事：装裱。

二人心里清楚得很，不管是“三分画七分裱”，还是“七分画三分裱”，这装裱的活儿那是一点假不得。

从艺术鉴赏看，裱艺是作品的形式，也是作品的内容。从工艺上看，它是这幅大作的最后工序，也是对画心的起始呼应。这幅长卷毕竟有这么大，怎么裱？要裱多久？哪里裱？两人开始在重庆城满街寻访起来。

半个多月过去了，考察的结果，重庆书画界和装裱行的业绩和业态说明，基本没有可能在重庆装裱出来。确切地说，重庆的装裱店不可能揽下这个活儿！

比较而言，成都就不是这样。川西坝子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已经让中外世人惊叹于那块土地上的曾经辉煌过的灿烂文化，而跟那里出土的漆器、青铜器、说唱俑、摇钱树一样同居姊妹艺术的绘画、书法，更是以其夺目的光环吸引了市民的眼球，更是以其在现当代的腾挪嬗变获得了崭新的生命！漫步蓉城街市，浓郁的书卷气、儒雅气扑面而来，最为撩人心襟的就是满街檐下、户边、楣端、柜中、堂前那数不清的千门万派的书画佳品、装帧巧构。成都人乐于用装裱一新的书画作品来点缀他们的生活，渲染他们的情趣，炫耀他们的文化，证明他们的历史。王强和老席的稍有考量，便不得不信服，他们每日生产和消费（购买去，赠送出）的书画作品，其数量之巨，是重庆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

6月下旬的一天，席庆生开着自己那辆车，拉了王强直奔成都。

二人东瞧西看，细赏慢品，从荷花池逛到青羊宫，又从琴台路逛到送仙桥。同几家装饰豪华、底气十足的装裱店一过招，店主不是喊价太过离谱，就是连连摇头，不愿接活。王席二人心中忖思，莫非这画也真是大过份了。

浣花北路是一条南北朝向的大道，送仙桥艺术城就在这条大道上。逛过马路东侧的送仙桥和艺仆斋，二人远远望见了马路西端的一座古建楼屋，楼檐下一块酱红色牌匾上，三个金色大字：生花堂。

进屋、坐定、交谈。王强看着被喊回来的店老板贵用宝，心中有了大致的一个谱儿。

生花堂，是成都三大书画装裱店之一，从1999年开办至今，已经装裱18000多幅书画作品，最大的一幅书法作品有140多米，高35公分。老席告诉贵用宝，他们要裱的画有480米长，两米高，贵用宝对此毫无感觉，要看看再说。

贵用宝站在融信大厦9楼的巨型画版前，他确实吓了一跳，心里有“天啦”、“很难”的词儿，没说出来。欧治渝的阵亡将领画幅，这时还只有20来米，已经够让人震惊。贵用宝看得到已有“挖补”，听说还有大量的“打印”文字，他明白这幅大画“挖补”的活路儿太重，难度确实大。

免不了要和欧老师说几句话，欧老师搁下画笔，对眼前的小伙子说：“有点大哟，整得了不？”“静下心来，也没有做不了的！”贵用宝还是知道嘴硬，可心里想的却是“最好别找我！”

返蓉火车上，贵用宝思路相当明晰，这幅画比原有想象中的模样大多了，再说自家的装裱机器也不行，他们要做复印，还有那么多挖补，这成本都莫法算。想来想去，后来也懒得去想了，最好不做。

8月到了，“考虑如何，贵老板？”王强电话问。

“我没有好想裱！”贵用宝说了心里话。但王强有他的主意。

王强看好生花堂。贵老板来看过画场回去没了音讯，王强总惦着他，虽然8月初通电话得了句冷冰冰的“没有好想裱”，但8月14日王强还是再次拨通贵用宝的电话，邀他下重庆深入谈，王强说：“希望我们深一点谈，王总（指王康）明天要举行一个仪式，也想您来一趟！”王强还告诉他，江碧波、马一丹、欧治渝、张春新几位教授都会出席

这个仪式，可以见面聊一聊。

贵用宝原来就是学画的，能有机会见到大师，他当然高兴。收拾一下，他就出了门，按王强的要求如期来到沙坪坝。进了融信大厦9楼，他才知道自己赶上的是《浩气长流》创作人员“8·15”祭奠仪式。



贵用宝从小在三台念书，那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他个人记忆中对“抗战”的第一个印象是“大坑”。

那是他们学校大操场边上的一个大坑，老师说这是当年日本飞机丢的炸弹炸出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坑洞，几十年来，就当作了垃圾坑，现在还没有填满呢！再后来他听说了当时许许多多学校被炮火摧毁了，迁往内地，三台县就迁来了东北大学.....

贵用宝又一次见到王康，王康对抗战的回忆自己好多都是第一次听说，他开始明白了这幅画的创作初衷，一群这么有名气的画家原来是这样在为一幅画付出，在为一段历史付出。“中华民族要记住这个日子，我们的画，就是为我们那无数的反侵略战争中的忠烈，树碑立传！”王康说的话始终在贵用宝耳边轰鸣！

贵用宝觉得自己开始了解这个创作队伍，开始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了。

他特别为祭奠仪式的一个个细节所感动，他看见江碧波教授、马一丹教授，还有欧治渝、张春新等教授无比虔敬地双手执香，祈祷神位，他也感受到从来没有的庄谨静穆。

贵用宝站在祭奠队伍的后排，那半壁上的一幅土纸标语撞进眼里：“说甚么你的我的，分甚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个样！”旁边又是一幅小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看着香雾一圈圈升起，升起，自己脑海里也不得升起一抹念头：“画我一定要做，那就不管其他的了！”

这天晚上，贵用宝给妻子叶琳打回去一个电话，话很简单：

“1、这画本身有思想意义，不是一般人能画的，能做，一定流传后世；2、一批优秀画家，像江碧波老师他们和陪都公司一起策划出的；3、王总的思想很有见地；4、装裱上史无前例，就是挖补大，一旦成功，技艺会有突

破。”

最后，贵用宝对叶琳说：“我决定了，还是做！”

2005年8月16日，贵用宝从重庆回到成都。离开重庆的时候，他对王康、王强表达了独家承担大画装裱全部工作的意愿。王强还单独和他磋商了装裱的设备、技术等合作事宜，约定兵分两路，各行其是。

成都一路：

一回到生花堂，贵用宝再一次告诉叶琳，这幅大画的装裱一定要做。他开始作实质性的计划了。

场地？那几百米长的画卷可以搬来蓉城，却没法展开！

设备？家里这台机器，不行！

桌案？也铺不开！

整整几天的时间，贵用宝白日黑夜都在想装裱这幅画的各道工序，每个细部。不是他笨，而是中华民族上千年来就从未有哪一家裱铺哪一个裱匠作过这事、想过这事。如何装裱？如何下手？这分明是命运安排的“千古第一裱”必然要有的“千古第一想”。

贵用宝环环相扣、密锣紧鼓地做起事来。8月19日，他飞到浙江，直奔湖州双林镇双林绫绢厂，按李德荣的建议一口气订下青色、米黄、古铜、紫色四个色块共5000米的装裱绫料。李德荣是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被王康王强请来作了《浩气长流》的装裱总监。他对这幅大画的装裱提出了很多建议，根据长卷有四个分卷，他建议选绫边最好分色选购，李德荣还把一套正规的色标纸给送了来。画家们反复斟酌选定之后，交给贵用宝带到浙江定制。

三天以后，贵用宝又赶到河南新乡，在星林堂书画装裱机生产厂订下一台长3米、宽1.8米，高2.8米，重达1.8吨的大型装裱机，然后匆匆忙忙又赶回成都。

重庆一路：

老席的路数宽，朋友多，他打听到老朋友邹祖全在小龙坎黄桷园有一处尚未出售的空房，他约着老康王强来看了，是位居二楼的一处长116米、宽约30米共约3000多平方米开敞无墙空房，要用来作装裱工场，绰绰有余。王康当即拍板租下，除了装裱之用，一部分画家也在此开辟第二画场，融信大厦确实挤得伸展不开。

同时，王强找到王真，让他安排工匠做好两张用来拓画的条案，一个15米长，2.6米宽，另一个竟达30米长，2.6米宽。原来，多次与贵用宝的交谈，王强已悟得了贵用宝以往的几次失误都因条案太短，不便操作，设备缺乏造成失误隐患，王强无论如何也不愿自己也来重蹈覆辙。

8月31日，贵用宝带领叶茂盛、贵素琼、周在涛和小王这个装裱组来到重庆。

装裱组打扫场地，先用拖把洗，帕巾抹，吹干之后，买来100多公斤旧报纸，熬好浆糊，连续铺贴三层，在地上铺出5米宽、100多米长的“扶活地”，作用有二，一是以便端直划线，二是方便裁剪、拼接。



9月7日，河南装裱机运抵黄桷园。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放在工场楼下，众人才真正犯了难，要抬上二楼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拆散分零再行组装更是不现实，唯一的办法只有吊装！王强、老席硬是招人拆掉大厦二楼临街整整一壁玻璃幕墙，用吊车才将装裱机吊放进了二楼工场。



40多岁的席庆生、王强同30多岁的贵用宝都算是血气方刚，遇难而上。他们是没场地，也上；没机器，也上；人手少，也上；真正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但贵用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王康王强说好的400米的长卷，最后竟一变再变又变，一直延展到805米。工期从最初预计的三个月裱完，最后成了2005年8月31日进场，到2006年5月26日撤场，整整在黄桷园度过九个月，春、夏、秋、冬四季都经历过了，而其中在技术上、操作上遭遇的种种难题和番番应对，更是层现错出，不

绝凡响，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记录。

从9月初进入收拾场地，贵用宝就同时留心起几位领衔画家的艺功起来。画家如何做稿，如何构图，如何用笔，如何落墨，贵用宝一一瞧在眼里，记在心上，像这样全过程、零距离的观看不止一个、而是一群画家且是知名画家的创作，足以探窥他们的思想、情感、技法和学问修养，这个机会真是百年难遇、千载难逢。不是吗，中国画上千年历史，就还没有出现过一次这种创作规模！

9月10日，机器调试完毕，可以正常裱画了。贵用宝先裱上一张小样，看看还可以。苟文级又取过一幅张春新教授的废画，按正式确定的宽度裱出切边，大家都说要得。

中国画必须经过装裱，才能成为完整的作品。一般的装裱托背，用同样质软的料半纸就行了。但王康、王强和贵用宝反复商议，《浩气长流》画幅太大，托背托纸决定采用一纸一绺，这样拓裱，平实坚韧，以后展出挂贴，也不易损坏。

开头几天，画家们要裱的画没有送来黄桷园，贵用宝带着师傅们就裱背复。待开始裱画心了，老苟统计了一下，机器托画心每次1米多需40秒钟，裱背复一次要48秒钟，有一天早上8点半做到晚上6点半，用电61度。他没想到，开初只说装裱3个月，后来足足干了9个月，而且很多时候加班到深夜。

一接手装裱王强送来的画作，贵用宝就发现麻烦的事儿接踵而至。中国画有诗文书法，《浩气长流》也有，还不少，但很少是画家亲手书写在画纸上的。这幅画大量的“组群”说明文字、人物简介文字、事件介绍文字、诗歌简谱歌词、各种宣言誓词、历代诗文，看得出策划人员与画家确实作了周密准备，但几乎都是打印在宣纸上的，据王强、王土火说，还是靠西南大学唐楚孝老师的科研帮助才得以实现。都是宣纸，但手绘的与复印的用“墨”有差异，要保证裱糊成功，确给贵用宝提出了不小的难题。

这些“文字”都要拼接上去，只能用挖补。苟文级悄悄在一旁算了个帐，只给800个人物简介文字作粘接，就相当于做1000个挖补，每个挖补用时半小时，就500小时，让两个人干，一天干12小时，足足要干22天。这都是增加的活儿啦！还没有算其他大量的文字拼接，更没有算大量的其他挖补。细心的老苟还趁此对画幅的“体重”作出测定。

挖补，本来是中国画对局部画页的更换术。画坏了，绢本可洗掉，另上胶矾，再画。至于生宣，要么丢弃，要么保留大部，只对除去的局部动手术开刀——“挖补”。方法是在所要挖去的四周，先用毛笔蘸清水圈一圈，用手指将其轻摘下来，使边缘发毛；再将与原纸同纸地、同新旧、同帘纹的宣纸补上去，补纸宜比剝去部分略大。补上去之前，原纸、补纸都要刮薄刮毛，然后用口津或清水一润，帘纹相对，轻贴反面，上下各补干净纸，隔纸用坚硬平滑器物压碾四周，或用小锤轻敲，干后，自然天衣无缝，此法，装裱习称“水接”。

但贵用宝感到，画家们早已与时俱进，花样翻新，古法今用，小法大用，裱法画用，自己也加入到一种画家们叫做行为艺术的实践中来了。工作的强度、难度大大增加。

现在要做的挖补，由一而变四，贵用宝给它总结出：一要补笔误，这不消说，是挖补的本义嘛；二要补名单、补简介、补说明，这可是原本该画家写出上去的呀；三要补人物，采用挖补法来塑造群像，显然比单纯的画更有感染力，可装裱量又大啦；四要补效果，这才是极高明的画法，为了使中国画获得油画的、版画的、拼贴画的、装饰画的现代派艺术感觉，画家提供画好的补纸，有时多达四、五层，但是做，却要做得只有薄薄的一层。开初，工人冒火冲天，“哪个整嘛！”贵用宝心想，哪个整都是要整，不整好还走得了路么？他硬着头皮，干了下来，四个人拓心，一天才刷15米，十天才拓10多米，每天都要做12小时以上。最后，那画裱出来了，那些白压黑、黑掩

白、烟抹人、人裹烟的战争场面，极见深厚效果，笔墨为之而不可为，不可为者乃挖补为之！

贵用宝自己说，活了34年，最热的日子是在重庆黄桷园度过的，一个夏天是重庆连晴高温好多个40度的日子，装裱车间没有空调不说了，室内气温本来就比室外低不了什么，可装裱机、烘干机一开，那才更够意思！因为裱画，又不能吹风扇，三个男人，打着光胴胴，一身像刚从水塘钻出似的，左手提着刷子刷两下，右手抹自己身上的汗水也是二三下，都是左右开弓。

贵用宝说，一边裱画，一边读画上的人物，读人物的简介，也一边读挥汗作画的马老师，又一边慨叹。每个将军一个简介，背景又挖补歌曲、名单，贵用宝仿佛觉得，在挖补中，人也长大了。

[\[Show picture list\]](#)



几个分卷，贵用宝回忆了一下，江碧波教授是最先画完送上来裱的，她速度快，挖补也少，一气呵成，非常流畅。而马一丹教授，则是挖补最多的，他不断制造“残破”痕迹，几张画本来规规矩矩的，他几把就撕了，钉一张在画板上，想起来又钉一张上去，工人气得不行，都私下叫他“马疯子”，“裱都莫法裱了！”工人发觉，马老师好像从挖补中受到启发一样，他要求效果，忽发奇想，干脆大面积拼贴。这“挖补”，又落在工人自己身上。

一边做，一边看。贵用宝让工人们别生闷气，他们从自己装裱出来的画上，看到了断壁残垣、战争烟云，看到了汉奸丑态、扭曲灵魂。贵用宝觉得马老师的这种画法，还真是有效果，他把人物的环境、人物的性格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呢！贵用宝觉得这种挖补出来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画，还真是耐看，看过去了还想回头再看几眼！

《浩气长流》这幅画堪称千古一画，贵用宝的装裱也堪称“千古一裱”。他和工人们大量的高难度的挖补，不只是马一丹的画法增加了他们的劳动强度，我们从苟文级的记事本上也见到了这么一个浩大复杂的绘画工程，所带给装裱工序的苦于应付和穷于奔命！

老苟记下了，第一次出错在9月19日，“音乐家张寒晖一处接错了，要求换过来。”9月20日，“由于挖补多，难度太大，左右上下刷都不消气，有不少粘缝还得撕开放气，我看着都紧张得很，贴上又掀开，反反复复好多次。”再以后，不断的“国民参政会简介缺一个人的”、“背景中差右下角一张地图”、“将领后人参观画室，约十几位，有男有女，又将《故国》拿去展示，已撕得破烂不堪”、“文学家艾青缺《雨季》背景”、“补华君武、赵无极等，背景不知是什么”、“欧的游击战人物，无神位和序列。打土火电话不通，向王强也说不知”.....

老苟在夜深时分闲了下来，就把白天的工作记上几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记录。但更多的时间他成了贵用宝这支装裱队伍的编外义工。这些大画一卷一卷都要在背后打蜡，他也帮着做。为这些画要订做铝合金大箱，他也帮着设计。

老苟，没图个什么，谁叫他碰上了贵用宝他们如此这桩千古一裱呢！

（待续）

【文图编辑by吴放】

《抗日史诗国画长卷《浩气长流》（下•续） 国画的诞生：画事点滴（一）》有 1 条评论



符洪 说：

2013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1:30

人类的壮举！为你们骄傲！

回复